

最后的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进入当代视野已是距历史事件近一个甲子。

在云南,最后的琼州籍南侨机工时至今日几乎已成“惟一”。

去年9月初,琼籍103岁的老机工翁家贵在“2015年感动云南”的人物评选中入选,不久后便逝世。

于是,另一位琼籍老人罗开瑚成了云南唯一的琼州南侨机工。他与现居文昌的南侨机工张修隆一样,是琼、滇两地仅存的最后一位南侨机工。

——编者按



2015年5月,翁家贵在腾冲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

云南最后的

琼籍南侨机工

文本刊特约撰稿 陈达娅

要说到感动,南侨机工不仅感动云南,更感动了中国,也感动了世界。在他们洒下殷殷鲜血的群山尘土中,山之肌理、路之肌肤,无不渗透了他们的涓涓热血。数十年过去了,山依旧、道畅通,南侨机工历史的遗温何处?能留住每一位健在的老机工,就留住了一份历史的遗温。

永远等待

与老机工翁家贵的最后一聚是在2015年9月4日的云南腾冲。我们作为南侨机工的两代人受邀一起参加“云南省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活动。仪式结束,翁老与我一同来到“中国远征军名录墙”前。他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拿一束鲜黄色菊花,在名录墙前缓缓行走。上万远征军将士的姓名一个挨着一个,紧密排列刻录在碑墙上,他们当名人史册。当我们慢步走到碑墙后侧,一眼看到“南洋华侨机工名录”。顿时,翁老止步了。注视碑墙上那些生前与他十分熟悉的名字,一个个鲜活的人物闪现在他眼前。翁家贵字句清晰地说出:“南侨机工名誉受肯定了。我要把花献给我的战友”。翁家贵向他的战友表达出深切思念。

当时,云南的南侨机工就仅有两名琼籍的翁家贵和罗开瑚。

翁家贵,海南琼海人,1939年5月在马来亚吉隆坡参加第五批南侨机工回国。“当年报名回国就是想祖国被日本人欺负,我们华侨要回去为国家效力”。翁家贵和所有的南侨机工一样,最记得住的音乐是“告别南洋”,最唱得上口的歌曲是“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翁家贵回国后经过短期训练就编入西南运输处十四大队补充队,日夜抢运军需于滇缅公路沿线。在滇黔公路险峻的二十四拐汽车故障、为守护一车子弹,翁家贵与战友历经艰险的场景他说起来似乎未曾久远;运送中国远征

军、腊戍抢运、保山大轰炸、滇缅路上躲避敌机扫射、硝烟中的爱情、战友生死情怀等,犹如血管里流淌着的血液完全溶入到了每一名南侨机工的生命历程中。翁家贵每每回忆过往之事,总是言语平静、随和安详。他认为放弃在南洋当时优裕的生活,回国投身抗战“甘愿死而为之”是他们应该做的选择。“这个嘛,很普通的,那时祖国受难啊。”。这乃是所有南侨机工报名回国的初衷,且至死不渝。

在一份记录着1941年10月滇缅公路运输抢运立功人员名单中,很多琼州籍机工名字在录。“抢运有功,予以表彰”奖给国币分别是20元、30元。翁家贵得了30元。载满军需的车辆驰骋于战争硝烟中,抢运、抢运,南侨机工双手牢牢紧握着视生命还重的方向盘。翁家贵时常微笑着说:“我们的武器就是方向盘。多跑点、跑快点,多运些弹药打鬼子,我们就很满足。滇缅路上的生死是不会考虑了。”

2015年5月,昆明市统一战线组织多家单位驾车“穿越父辈之滇缅公路”。车队刚抵达保山,翁家贵闻讯早已在酒店等候。他就想见一见战友的后人,机工后代。翌日,他与所有队员一起穿上了南侨机工当年在滇缅公路统一的着装,坚持到保山“滇西抗战纪念碑”前敬献一束鲜花拜祭、缅怀先烈。8月下旬,在云南畹町“南洋华侨机



2015年9月,翁家贵与南侨机工后代在云南滇西抗战纪念碑前。

工回国抗日纪念碑”前的纪念会上,翁家贵在家人的陪伴下,出现在纪念会会场。年过百岁的翁家贵以少有深沉的语调,无限感慨地说出:“今天,不能忘记和我一起回来的战友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至今,我耳边还时常回旋着翁家贵出自肺腑的话音。

应马来西亚多家华社的邀请,以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史创作的大型交响合唱《南侨颂》于2015年9月23日从云南启程赴吉隆坡演出。傍晚时分,我刚下飞机步出机场,就接到来自国内的电话,被告知“翁老走了,就在今天”。即刻,我泪水难抑。云南琼州籍最后的两名南侨机工之一翁家贵过世了。《南侨颂》在马来西亚演出时,纸媒刊出“让歌声照亮英雄回家的路”。南洋,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翁家贵是我最难忘,也不会忘记的南侨机工。他是我父亲生前的挚友。在他闻知父亲离世的那一刻,在父亲的遗体前,他落泪了;六年前我带着他回到离别数十年的老家琼海文岭村,迈步入家门的那一刻,他落泪了。

其实翁家贵一直是微笑的。在云南保山板桥老街的百年老茶馆前,雕塑家以他的模样雕塑的青铜像静坐在老茶馆前。老人微笑地坐着,静静地等着。他在“永远等待”!等待着遗留在滇缅公路战友的英灵归来、等待着南侨机工送出去的远征军归来。

2015年,南侨机工翁家贵感动了云南。

物留过往

“留住它,就留住了我的记忆”。一条由南侨总会于1940年慰问滇缅路南侨机工发放的毛毯,陪伴罗开瑚度过了数十年。

岁月无情。南侨机工逐一离去。现今,年近百岁的罗开瑚成了云南“惟一”。

罗开瑚是海南文昌人。1939

年7月参加第八批南侨机工回国。习惯了南洋常年如夏的炎热气候,南侨机工回国到达云南后,尤其长时间奔驰于滇缅公路,其早晚温差、遇雨如冬、寒凉有别,大多数南侨机工病了。但没有一个逃兵,没有退怯。新加坡南侨总会在得知南侨机工实际境况后,及时组织慰问品发到南侨机工手中。罗开瑚一直将这条毛毯带在车上,遇风雨交加,寒冬夜凉,给他一份温暖。



云南幸存的最后一位琼籍南侨机工罗开瑚。

海南日报记者 李幸璜 摄

“去年政府邀请我去北京参加抗战胜利纪念会,我心里是想去的,但我的儿女担心我的身体没让我去。”罗开瑚说这话时,多少有些遗憾。虽已是年近百岁,他清瘦的样子精神依旧。罗开瑚思路敏捷,记忆清晰,言及滇缅路之往事,他手中的记忆,留住了过往。

在3192名南侨机工中,琼籍800余名机工在抗战胜利时仅存半数不足,约320名。琼籍过半的机工大多牺牲或失踪在滇缅路上。

抗战胜利70周年,在云南的翁家贵、罗开瑚成了琼州最后的南侨机工。

那些已然离世的南侨机工们,斯人虽去,精神犹存! 固

陈嘉庚有关南侨机工的两份电函

南侨机工是1939年2月至9月,由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发出号召,组织3193名南洋各地有驶修技术的爱国华侨青年,组成“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先后分九批回国服务于云南滇缅公路沿线,支援祖国抗战。时任南侨总会主席的陈嘉庚,从南侨机工征募、报名、回国服务直到抗战结束后南侨机工复员,七年的时间中,陈嘉庚一直时刻关注着南侨机工。以下是1939年2月至3月间陈嘉庚与国民政府西南运输处的两份告函。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第六号通告

- (1)熟悉驾驶技术,有当地政府准许,无不良嗜好,年龄在四十岁以下二十以上者。
- (2)薪金每月国币三十元,均由下船之日起算,若驾驶会修机兼长者,可酌加,需在工作时,审其技术而定。
- (3)国内服务之地,均在云南昆明或广西龙州等地,概有安南入口,旅费则由各地筹赈会发给。
- (4)凡应征者,须由当地妥人或商店介绍,知其确具有爱国志愿者方合。
- (5)本总会经函达各筹赈会负责征募,各筹赈会征取考验合格者,计有若干人数,须即列报本总会,至应征者前往安南路程。若能由所在筹赈会办妥手续,直接出发,固妙,否则可由本总会设法办理。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民国二十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三九年三月的告函

敬启者:此次机工回国服务人员共计二百零八名,其中有印籍王亚龙(能)一名,马来籍马亚生一名,均有太平埠筹赈会转派前来。查两名外籍人均能操中国语言,又能初识中国文字,因其从幼即与当地华侨一起生长,对中国抗战甚表同情,故此次也愿意参加华侨青年回国服务。经由该地筹赈机关详细调查,除同情中国抗战外,并无其它企图,如不许以前往,未免使其失望。又修机领队王文松君每月薪水国币壹百元,其余每名薪五十元,经前次接洽时当面应许。除请西南运输公司代转一函外,特再修函送达,谨希查照是荷。

此致  
昆明西南运输处

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  
民国二十八年三月十二日

(陈达娅 辑)